

野性的濠河

崩本佑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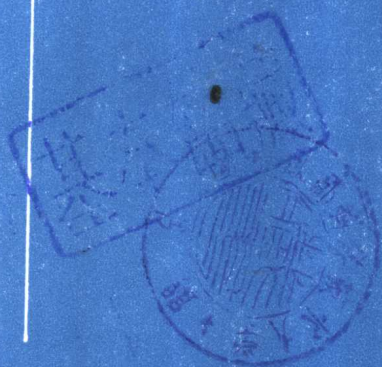
968260

I247.57
4252

野性的
公

23 14252

ISBN 7-5059-1111-1



野性的濠河

蒯本佑 著



F04627

(京)新登字172号

野性的濠河

蒯本佑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)

隆昌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◆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7.75印张 2插页 149千字

1992年12月第1版 1992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◆

ISBN 7-5059-1751-X/I·1204 定价: 4.30元



· 作者简介 ·

蒯本佑，1950年生
于江苏苏北农村，1953
年迁居南通濠河畔，喝
这条河的水长大。17岁
开始“民以食为天”，经
历生活磨炼，干过临时
工、合同工，农场的开
票工；在熊熊炉火前挥
汗，操作十几年飞转的
车床，1984年考入青春
文学院，当过记者、编
辑。

· 内容提要 ·

这是一部难得的优秀小说集。28篇小说讲了28个完整的、鲜活迷人的故事，展现了长江口入海流的渔家独特的荒蛮原始、粗犷诡秘、男欢女爱、牵情动欲、瑰丽迷魂、千变万化的世界：赤条条汉子入江下海，擒鲸采宝，貌胜西施的纯情少女，音柔而野性。故事神秘环生，人物莫测离奇，语言独具特色……

序

董 森

作者蒯本佑通过我在南通的好友张自强带来口信，希望我为他的这部即将付梓的短篇小说选《野性的濠河》写一篇序。尽管我与这位中年作者素昧平生，至今尚无缘得见，我却非常乐意地答应了此事。

读了蒯本佑的这部系列短篇小说，我立刻被他笔下所描写的那样一些生活在濠河之滨的“下河佬”们深深地吸引住了。这些被称作是“下河佬”的水上人家，无疑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群体。他们多是从苏北各地逃荒而来的、世代在这里繁衍生息的穷苦人；或是以船为家，或是棚居于芦荡之畔，主要靠捕鱼捞虾和割苇草为生；他们的生活不仅极其艰苦和贫困，且因世代受到城里人的歧视与排斥，不得不栖身在一种几乎与外界完全隔绝的、十分闭塞的生存状态之中。

正因如此，虽然那条绕城而过的濠河与南通城区相隔并不远，栖居于其上的下河佬们却与城里人有着天差地远之隔。在长期的隔绝状态中，他们既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生活样式，也形成了自身独特的风情与习俗；他们是善良的、质朴的，在人际关系中十分地重感情、讲义气，且是

非常地热爱生活而又与世无争，然而那种艰苦、荒僻和闭塞的生活环境，却又养成了他们粗犷的、无拘无束的，甚至是带有某些野性的性格特征：男人们驶起船来可以赤条条一丝不挂，女人们动辄对仗、骂街，有时嬉闹得兴起，竟能一拥而上，连拉胳膊带揪腿地把个男人高高举起，当夯打着玩……

一方水土一方人。濠河两岸，带着它那芦苇的清香和鱼腥气，显然是一方颇富野性的水土；而那许多靠濠河生、濠河长的下河佬——一个个粗犷的船工们、泼辣的女人们、无拘无束的青年“侯”们，乃至憨厚的螺夫和豁达的寡妇们，也显然是一方极富个性和传奇色彩的人。

然而，作为一个社会的群体，下河佬们的存在究竟只是一种历史的现象。解放以来，随着城乡经济的发展、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濠河的被开发，下河佬们的闭塞、落后状态终被打破，而且无论在生活和思想观念上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迁。如今，他们多数已经离开了水上生活，有的务了农，有的经了商，有的进城当了工人，一些仍然留在水上的也改为驾起机动船，并开始掌握了一定的文化和技术。尽管他们在各自变化了的生活中，依然会不同程度地残留下某些固有的风情、习俗和性格心理特征，作为原来那种典型意义上的“下河佬”，却是正在解体和消失。他们已经或即将成为历史。

然则唯其如此，那些属于下河佬世代传承下来的原始形态的东西，不只从文艺创作的角度，而且从历史的、社会的、民俗学的角度看，也无一不成了十分珍贵的材料。

我以为蒯本佑这些短篇小说的成功之处，不仅在于顺应着历史的发展，如实地反映出下河佬们令人可喜的生活变迁；更为难能可贵的是，作者竟是那样得心应手地抢在下河佬们的解体、消失之前，多方位、多侧面地捕捉到了许许多多下河佬之原型的、属于其固有形态和内涵方面的东西；刻画出了他们特有的气质与性格，勾勒出了他们固有的风情与习俗，并十分生动、感人地描绘出了他们的爱情、婚姻、家庭与独具传奇色彩的水上生活。

可以说这是一幅弥漫着地道的民俗与生活、乡土气息的风情画。它是只有在作者深深地扎根于那方热土，具有相当敏锐的观察力，并对作品中的主人公怀着浓烈的情和爱，才有可能创作出来的。

蒯本佑的短篇小说以它所独具的地方特色和魅力，把我引进了一个令人神往的天地。我不禁深深地爱上了那条坦荡的、充满生机的濠河，也深深地爱上了那些纯朴、憨直且是带些野性的下河佬们。与此同时，以其文，见其人；虽说还不曾见过面，我似乎也已经十分熟识了这位颇富才华而又脚踏实地、勤于耕耘的作者。

是以欣然从命，草成此序。

1992年4月19日于北京

目 录

序.....	1
侯族.....	1
情 澜.....	24
船王.....	37
笛 音.....	46
濠河湾.....	58
二代情.....	67
芦苇滩.....	77
落日圆.....	88
滩儿村.....	102
桃花运.....	111
钥匙丢了.....	126
豆腐香了.....	130
葡萄熟了.....	133
狗剩侯.....	136
二炮子.....	145
福兮侯.....	152
鞋匠王.....	159
粉 粉.....	168

脚印.....	173
借车.....	180
偶像.....	183
晚霞.....	185
渔鸥.....	196
晒谷.....	206
忧国.....	212
阿宝.....	216
冯三刀.....	221
惊梦.....	230
后记.....	237

侯 族

一条船驶进了濠河。

那船头立条狗，船尾拴只鸭，船行，鸭游，“呷呷呷”叫着。伢儿用布褂子在腰间拴只大葫芦，一头系在桅杆上。天色近晚，男人说这地方不错，女人说这是块福地。不走了，抛锚、歇息。男人盘膝大坐甲板上，喝茶，抽旱烟丝儿。晚霞扯起来了，宽阔浩荡，缓缓流动的水面罩上一层金辉。对河的街，富丽得令人来精神。举目远眺，象一根轴线儿。正南方有座山，山上有塔，叫支云塔。

船家的女人煮饭、烧菜了。

河面上炊烟袅袅，夜色开始降临，女人满斟一杯酒，递给男人。这时候，男人对女人很敬重，端正地接过杯来，双手举过头，面朝正南方，将酒倒入河里，虔诚得很。进了濠河就得敬濠河的神。初来福地，值得庆贺，自当痛快地吃喝一顿。他们面前摆好几道菜：咸鱼、醉虾、五香豆；蚬子炒韭菜，蚌肉烧豆腐，螺儿粉丝羹。沙锅里的王八，汤浓、味鲜，香得很。男人喝了壮阳，女人喝了奶水

足。隆冬，这户人家生了一个儿子。以地取名，叫川侯。川侯没开声就被娘拔去股沟里三根经毛。他娘用竹篙砸开河上的冰冻，为川侯净身，进行了洗礼。

“家家！家！家家家！”夜来了，苇家家的叫声格外悠远，清亮。大群大群的瓦色野鸭和长着精细腿子的水鸟集会、群居，还有水蛇、青蛙、蚊子、蜻蜓、蝴蝶，都在这里各守其份，无忧无虑地繁衍。濠河，凭它的富有对人类更为慷慨，吸引了一批一批外来户，落户的人们一代又一代居住下来了。进濠河的人，肩挑手提，或鱼，或藕，全是满载而归。赶潮的，一路上丢下那些干巴鱼儿，只晓得脚不停地往前赶。一簇簇蒲草，一洼洼积水，踩上去直冒油。水凉了，鱼秧秧成群。别理它，尽管猫着腰顺着渠渠沟沟，在草棵下、脚窝窝里，拣大的摸吧。但要小心刺儿鱼。此鱼无鳞，色青黄，头大尾小，腹侧及脊顶有三把大刺，一旦抓住，万万不可松手，你一松，它便倏地乍开三刺，其钻心之痛比针刺还厉害。尤其是针针见血的疯刺鱼，长约二指许，成群结队浮游水面。一旦被刺，得热尿浇伤处，才能免除疼痛。“咕咚”一声，你会吃一惊，不要怕，那是白鲫（肥鸭）蹿出水吞活食。有时蹿得太猛了，掙上岸，正可顺水牵鱼。太阳当顶，你饿了，热了，没劲儿了，得忍痛割爱把不够等级的倒掉，或放生，因为光那些优品就装不完。当然，如果有力气，不怕路上遇到的女人们说笑，也可以脱下裤子满装两裤筒，套在脖子上。大暑时，蜢蜢们聚族积沙，多如牛毛，捉回盛罐钵里洒下盐，食之开胃。藕呢，那才真是“无穷碧”“别样红”

呢。扒藕一年四季，春天看那又粗又肥的叶芽，夏天认那红边茎的叶子；秋天莲叶枯了，找那青青的梗子，那下面哪，准有大藕。见藕之后，不要慌拿，先把上面的泥扒去，再向四周扒，然后轻提藕蒂晃晃，藕儿藕孙能扒出好几代，多到十几支，重达十来斤，前面扒过后面扒，扒也扒不完。灾年，濠河便成了人们的衣食父母；涝年，虾儿蹦上场，鱼儿跃上床；旱年，河滩上长满野果果，香甜可口，润心头；丰年，沿河的土地抓一把直冒油花儿，种稻不用秧苗苗，只需撒匀种子就得好收成；至于种麦盛况，别处土壤更是望尘莫及。濠河滩又称芦苇滩，取不尽的烧锅草，若不经意镰刀划破手脚，莫要怕，只管在河水里泡一泡，再不会发炎；渴了，这里的河水只管喝，绝不会闹肚子。濠河实在是条宝河。

红旗飞舞，哨子响。

上头指示农业学大寨，捞苇草当肥料。川侯摆弄小船出足风头，成为推广新生事物的典型。由点带面，一时间沿河各村动员起来的千军万马，都声势浩荡地开了过来，在濠河滩安营扎寨。苇地秃了一片片，一间间苇屋拔地而起。

男人为天，女人为地；天须地擎，地须天遮，方得和谐圆满。而派来的民工却多是一人吃饭全家不饿的光棍侯。可想而知，这个为共同目标集中起来的“部落”，是种怎样的景况。

上工、大抓钩、铁叉儿叮咚咚丢进船舱里，铁锚链子唏哩咣啷，打起篷来吱吱呀呀。这些人旱地劳作惯了，船

上工夫不够精湛而发出你碰我撞的碰撞声，粗鲁而亲昵的笑骂声，竹篙打水的嬉闹，连同惊起的水鸟欢噪，交融成濠河的交响曲，打破了往日的寂静。太阳西南时，捞苇船满载而归了。满河风帆，气势之大，宛如郑成功下海，威武雄壮。那风篷，白布的、蓝布的、褐色的，也有花格子的，有竹篙挑着床被单的，还有用大塑料布的。弄船人或穿条裤头，或赤条条一丝不挂，船头、船尾各有二人撑篙，舵手悠然如仙。光棍侯们看见岸上的女人们扭着腰身走过，便扯起嗓子唱：

隔河瞥见野花灯，
哥要攀花水又深；
等到水浅花已谢，
胆小的哥哥一场空。

落帆，抛锚，靠岸，各自躬身进苇屋。

下午没事，这是精力充沛的光棍侯们最难熬的时光。根据各自兴趣，他们形成几种娱乐走向：爱看书报的，一本《水浒》，你传我，我传你，看到最后只剩下半本；有的寻来一张过时的报纸，一字不漏地往下看；有的拈着两只纸盒，剪成方正正的扑克牌，争上游，输者或跪或顶鞋或刮鼻子。邵砣侯的市场最大，他不负众望，或是穿插乱吹玉皇大帝、王母娘娘、观世音、释迦牟尼、太上老君；或是讲《水浒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岳飞传》、《西游记》；每次讲前总说一两个自编的故事，诸如《五女婿拜寿》、

《扒灰锄头的传说》，还即兴创作一些浪漫十足的小段儿。他能把宋江说成投资二百万元人民币在梁山泊搞原子弹，也能把林冲说成拿的不是红樱枪而是爆破筒，说得神乎其神。除了欣赏这些胡吹乱扯外，那些愣头侯，还时常组成探险队，捕蛇寻找刺激。三角形的黑脑袋是地皮蛇，全身碧绿的是竹叶青，一圈白一圈黑的是银环蛇，浑身似火的是火赤练，黑里泛青的是青皮蛇……他们捕得最多的是水蛇，不只玩得开心，还改善了生活，晚上一个个吹捕蛇的惊险过程。不看书，不听故事，又不冒险的光棍侯，闲时无聊，往西跑，上大闸。登上闸口，站在闸门楼子上把数十里濠河，尽收眼帘。南面是五山连绵，宝塔耸立；北面是大运河，机轮拖着一队队长长的驳船。船家一面紧张忙碌着，一面呼哨着，喧哗着，船上的女人，声调急而尖，引得光棍们阵阵傻笑。这些还不够刺激，他们还往那挂着红十字的卫生所里钻。那里有一个娇小而丰满的赤脚医生，服务态度虽说傲慢而冷漠，“病员”却多得排队，忙得不亦乐乎。物以稀为贵，这个少女人的地方，她无疑是个活宝。有人说，让她摸一下也知足，真有人为此创造条件，弄破手脚，找上门，体验她包扎时触摸的瞬间快感。

人以群居，搭起来的苇屋，象古战场上两军对峙的营房。有一天，来了一条船，也是捞苇的，靠在族长船塘里。是族必有长。光棍侯都这样称呼。

“谁家的祖坟，爬下来就磕头？”族长摆出一副神圣的领土不可侵犯的架势。

“这地方是国家的，咱愿意靠哪就靠哪！”船老大是个黑脸汉子。

“滚开！”

“怕你咬我屁！”

“不让靠就不让靠！”

“放屁！”

黑汉子象匹烈马，跳上蹦下。

族长挽挽袖管，准备对仗。

“老兄，”川侯微微带笑，“有话慢慢说。”说着，右手轻轻往黑汉子左肩上一搭。

黑汉子感到左肩发麻，全身发酥，晓得遇上强手，从兜里摸出香烟，递过去。他识相得很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寡不敌众哇！

“同志哟，请原谅，他态度不好……”光棍侯们这才注意到船后舱惶惶然呆立着的那一位。她柳眉杏眼，一条长辫子盘绕在头上，穿件男人的肥大的破蓝布褂子，肩头和肘弯补两块补丁，瞟着大家，歉意作笑，左右两腮各一个酒窝，一副甜相：“各位同志，上船来坐吧。”

一阵春风，带来了暖意。

一场恶斗转眼化为云烟。

黑汉子朝女人吼道：“快弄点下酒菜，我们兄弟初次会面，要乐一乐！”

族长瞪一眼黑汉子，斜一眼川侯，瞟一眼船上的女人，气哼哼地走向苇屋。

助仗的光棍侯们走上船来。

走在前面的高个子，昂首挺胸，面带微笑，一副贵人相。他是第一批下乡接受再教育的老知青，捞苇草大军中大名鼎鼎的邵砣侯。

第二位是个矮子，这里的人都叫他“东洋侯”。命名之缘由是因为他矮而且鼻翼下人中上有一小撮胡子，加上一张倒挂茄子脸，活脱脱就跟电影里的日本兵一样。

最后上船的是川侯，回乡知青。

介绍介绍。邵砣侯自报家门。

“东洋侯”一拍胸脯：“咱和邵大哥同姓。”

川侯幽默地说：“本人祖籍下河，是外来溜，在娘肚子里就来此地。”

“好兄弟，咱也是个下河佬哩！”黑汉子高兴地打川侯一拳，“你们不嫌弃，往后就多一个兄弟。咱不识字，连个大号也没有混上，在家排行老九，所以官称老九。咱那口子叫甜姐，样儿好心肠好，对咱那是无限忠于！她在丈母娘肚子里时，就一颗红心向着咱啦！”

甜姐咿咿小嘴，现出一丝赧颜：“不是娃娃媒，我才不跟你个莽种！”

“不理她！”老九端起大碗：“弟兄们，我放个样！”

“干，见底！”邵砣侯说。

“你们来了，她高兴，胆子也大了。要是我个人，一摸酒杯，她不晓得咋伺候好喽！”老九摸着厚嘴唇，寻甜姐开心，“她这个人，我挥手，她前进！”

“一灌老黄汤，嘴就作痒。”